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五

宋 章如愚 編

財用門

周財用

周官理其財之所出或問周禮其理財之書乎曰周之理財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國之財而已矣非理天下之財也每觀六典之書六卿之職兵既以私田而

不餉士大夫既以公田而不廪而歳時經費獨祭祀賔客田役喪荒飲膳衣服與夫稍秣匪頒賜予玩好𦔳用者而已周公於此上則慮夫人主侈心之生而妄費之無節下則慮夫掌財用財者之吏滲漏乾没或有容奸而肆欺異日之憂則又慮夫國計匱乏而府庫空虚既窘於用則不免厚取於民也於是一毫財賦之出而數人之耳目通焉内府在内反以共邦之大用外府在外反以供王及后世子衣服之用内外互相攷也職内職

入反以每歲所入而攷其所出職歲職出反以每歲所出而證其所入出入互相攷也不相參則可以專其耳目必相攷則可以防其奸欺惟其然也故財用之出上無所肆其侈下無所容其私上不侈而下不私則財常適於用征斂常不至於虐而民無復有受其病者然則周家之理財理其出而已非理其入也理之於上者不欲虐取之於下而已非固屑屑然為是不憚煩也太宰統其大綱司徒統泉府倉人廩人之大綱會計則均出

於司會式法之數則司次舍幄帟服喪之用捨奄寺嬪御掃灑使令之損益皆得以自總而身計之而不惟上之自便以滋國費困民力嗚乎茲成周之所以盛耶由此觀之冢宰制國用非理財之謂也均節財用之謂也亦明矣非理其入理其出也○薛抄云

冢宰制出司徒制入太宰制國用制其出也古者財用冢宰制出司徒制入皆三公兼之自漢丞相以出入財穀非已責則均節會計之職散之九卿蓋經用屬大農

禁錢屬少府會計屬司徒郎此尚可疑廪假屬僕射右丞然猶有統攝不相侵紊光武歸禁錢於司農歸水利於少府歸鹽鐵於郡國然意善而法不精章和以後大農之平準爲中準列於内而取少府之尚藥大官御者尚方考工諸曹别作監悉用奄人主之同上云

周漢唐財用

周漢唐内外財周時冡宰制國用凡玩好匪頒皆得以制之是内外之財相通也漢興山海地澤之稅歸少府

以供天子私用公賦之入歸大司農以供國家經費內外不相關若非周制矣然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若於經費之外別立少府專為天子私奉養而不歸於大農大農用有常費亦是美意故人主節儉緩急之際又可以出私帑濟公用若光武禁錢悉歸大農是不知此反使後世有鴻都之事惟唐之人君斡經費之物盡為私藏則意大失矣

漢財用

漢初內外財不相通東漢令歸大農漢少府掌山海地澤之稅以供天子私奉養大農掌國貨以供軍國之用漢初縣官未榷鐵山海之稅歸之少府武帝元封間乃始領司農丞領盐鐵事官自榷之而向時山海之稅歸少府者至是入大司農矣按毋將隆傳云漢武庫兵器天下合用國家武備繕法造作皆度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養勞賜一出少府則大司農少府自不相關故高帝之初吏祿官用悉取田租而山川園池市肆租

稅之入則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故司農用有常度而不至於乏事武帝初年用度未廣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大農猶有餘財元狩以來費用百出大司農經用租賦並竭始不足以奉戰士而猶未至於出私帑也宣帝承武帝困乏之餘乃始出水衡錢私藏以供縣官工作之費其後西羌之役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天子之內藏至是始與大司農相通為用也史載元帝温恭寡慾賞賜節約都內錢四

十萬水衡錢二十五萬少府錢十八萬大農內藏皆有餘蓄則亦何事竭公帑以肥其內哉東漢光武併禁錢掌之大農將以絕一已之私制非不善而不知反使後世開邸鬻爵以為私藏何哉夫宮掖之費在內所不能免而頤使一切助辦於宮庭則固有其制而不得為者此所以計出於亡聊而有內庫之私也然則宣元二君捐私帑以濟公用要不失為美之意

後元富庶緣不用兵後元富庶緣不用兵又武帝不開

邊雖不入粟拜爵亦可　唐仲友

郡國財賦漢置司農少卿雖承秦舊但秦人盡欲斂天下財賦至於負海之粟以歸京師賈生所謂千八百國民以自養者是也至漢大封九國分侯功臣止以十五郡屬京師而又列侯公王食邑其中近於周家獨取畿內之賦是時郡國自有司農少卿錢所以吳王鑄山煮海者自擬王者百姓更賦皆貸勿收梁孝王府庫藏金玉多於京師正為此也是時賈誼鼂錯諸公皆以是為

憂故武帝設塩鐵官盡籠天下之利筭緡錢商車大率皆是籠絡郡國財賦尊顯卜式以風諸侯令助邊

養財所自出治財之術亦養其財之所自出而已矣夫秦之商鞅漢之晁錯其為術刻矣而其治財猶為知本末至如後世之一切也商君之法使民耕織粟帛而復其身晁錯之法使民入粟買爵而勿收其租夫粟不入於官也而復其調則上宜乏用賀爵入粟也而除其租則所入者宜不足以償所失也二子行之秦以富強而

漢有紅腐之積彼獨何術也彼誠知夫財之所自出者不可不養則其所以予民者乃其所以取民也武帝承文景富庶之後內多慾而外事兵役自其兵役之興而邊民困賦役之煩也而農民困自其榦鹽鐵筭商告緡也而商民困自其賣爵得以免罪也而富民困自其立轉送之法而入財補郎也而世家之子弟困自其差出馬也而封君至吏三百石以上困自其造皮幣罰酎金也而列侯困夫上自列侯封君而下至於庶人葢財之

所自出也使帝知所以養民之本則戸口日息田野日闢蓄牧益蕃而財貨流通賦税之入而上不勝用矣陳李雅

唐財用

唐財用為人主私藏唐初天下財賦歸左藏太府以時上其數尚書比部覆其出入玄宗時王鉷給歲進百億萬緡非租庸正額者積百寳大盈庫以供天子燕私及禄山反楊國忠以為正庫物不可給士卒肅宗時第五

琦請以左藏財賦盡歸之大盈庫供天子賜給主以中官自是天下之財皆人主私藏而有司不得程其出入矣德宗時瓊林大盈陸贄常極諫之故方屬意聚歛韋臯有日進李兼有月進劉賛有羡餘之貢又有代易進奉剌史進奉自裴肅始判官進奉自蕭綬始一以裴延齡用事益為天子益私財憲宗即位盡罷進奉似矣未幾劉闢李琦既平貲藏皆入内庫于頔皇甫鎛為刻剥於是有助軍賞之名後武宗懲前獘以户部度支塩鐵

及諸道進奉並輸延資庫以宰相領之又不足
唐財賦倚東南自天寶後河北淪於藩鎮而國用仰給
全在東南東南之賦安得不重抑嘗切疑其重賦之始
當在肅代之際然大歷中獨孤及為舒州元結為道州
率戶不過歲取十千而止至於元和而東南之賦始重
李林甫上國計簿揔計天下方鎮十五道不申戶口外
歲所倚辦止於浙江東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
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萬戶當時戶數減耗如此

而李絳言於憲宗曰今東南大縣歲賦二十萬緡一千萬緡之賦已增道州三分之一此其增重可知矣葢至是而求其及於什一之半而不可得此李翺之書所以作也自是而後至於咸通又加甚焉故陸龜蒙言元和中國家用兵帑金窖粟不足用江南之賦已重殆今盈六十年賦又數倍於前後蒙此言乃發於咸通也故元和視大歷建中而重咸通視元和而又重向使太宗之初已取其盈則變故之餘重之又重豈特唐末年而後

盛哉然大歷之際軍旅數興戶口減耗而賦得無增者史稱劉晏之功誠不可揜矣

宋朝財用

會計錄唐李吉甫始部錄元和國計著為成書宋朝丁謂著景德會計錄田況著皇祐會計錄蔡襄著治平會計錄蘇轍著元祐會計錄皆所以揔括邦計量入為出熙寧亦有是錄

德宗時三百八十萬五千餘戶稅穀二百一十五萬七千餘斛而兵七十六萬八千餘人是

四户養一兵

蘇轍取元豐八年之會計之實而别其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賦三曰課入四曰儲運五曰經費若内藏右曹之積與天下封樁之實非昔三司所領則不入會計其收支叙云宗室之衆皇祐節度使三人今為九人兩使留後一人今為八人觀察使一人今為十五人防禦使四人今為四十二人百官之冨景德大夫三十九人今為二百三十人朝奉郎以上百六十五人今為六百九十五人承節郎一百二十七人今為三百六

十九人奉議郎一百四十八人今為四百三十一人其餘諸司使副供奉侍禁三省之吏莫不數倍於前仁宗末年任子之法自宰相以下無不減省神宗裁減宗室之恩今微為之節使見仕者無損方來者有限雖未見其利要之十年之後事有間矣慶歷之入二千八百餘萬出二千七百餘萬治平入二千三百六十餘萬出二千三百二十餘萬熙寧入三千餘萬出二千五百餘萬然其入之所以常多於出者先為之計爾夫計入以為

出則吾出也常裕如以出而為入則吾入也常不給蓋知所計則不輕用之用之則不妄用今宜日入其成月入其要歲比其數以較出入孰為經用孰為私予孰為起支孰為定例孰為有餘孰為不足

精會計財莫先於節亦莫先於會宋朝初建版部則布左計右計揔計等使之目其後三司置使度支居其一有使有副有判官有提舉帳司磨勘理欠等司夫度支之設職在諸曹一郎吏主之足矣前人特以建使則其

意可見歟自景徳皇祐治平熈寧元祐主計者必有㑹計成書其戸口之籍輿地之圖謂度之多寡賦予之厚薄其名其色其制其數莫不備矣自三司使之罷理財旣已無術而渡江以来典籍散漫㑹計之事一切委而不講營營支撑僅紓目前以至於今推原其弊皆起於理之而無其説

今日費用紹興中鄭湜劉子宋朝混一之初歳入緡錢一千六百餘萬以為極盛兩倍唐室矣其後月增歳貢

及熈豐間言利之臣極力聚斂然後歳入六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歳入不啻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則所入倍於祖宗時多矣神宗皇帝中都吏禄兵廪所費全歳不過百五十萬元豐間紛更費用猶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和末崇侈無度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用兵然月支猶不過八十萬比年安靖無事乃月支百二十萬則其所費亦倍於祖宗多矣徽宗宣和間月支九十五萬高宗紹興三年月支一百一十萬

陳襄論神宗歲入緡錢約六千餘萬養兵之費約五千餘萬乃是六分之兵占其五

財耗於兵官今日生財之道多矣惟是節省不得其術以今天下較財用於漢唐所入十倍於漢五倍於唐唐人榷塩劉晏時每年得六百餘萬李巽最多之年比晏多一百八十萬此必一段說熙豐多於唐紹興又若干云云今准一年所入一千三百萬有竒較之熙豐以後所入倍再今姑置勿論紹興初年今所入已數倍矣紹

興初養兵僅百萬今中外纔四十萬爾比來弊直合於餉軍理會左藏支養兵居十之七又未嘗養得兵説者只云合汰老弱去詭名殊號不知軍中不可無老練之人弱有二説病弱者則强壯者自不與為伍幼弱則他日復成將説名未易檢校劉樞密云得一賢相自無許多般事始末只合於餉事上説外則斬惜名器如紹興初使相未嘗除人節鉞惟四大將今使相二十餘人節鉞數百輩人月費數千緡又宫觀無樽節安得不匱之

魏元禮

今日財有陽耗隂耗建理財之議而有取於生財者今日之故說也建理財之議有取於節財者亦今日之故說也今生財之術視前古為詳矣榖則有租絹則有庸酒則有榷茶塩則有征又有坊場之錢樓店河渡之錢前世所以取於民者今盡行之矣以此生財而財不豐則生財之說果不可用也今節財之說視前古為盡矣力役不興征伐不舉好予匪頒初無濫賞而又惜士祿

之圭角停樞密院之犒設上玉牒所之科次前古所不知節者今盡為之矣以此節財而財不豐則節財之說果不可用也今日天下不慮夫無財慮夫所以陷沒之者不可以類推而又以陰耗之者衆前日之事今日之鑒也高宗皇帝在紹興間甞以六事詢執政而當時宰臣之職呂頥浩謂宣和徽宗全盛之時月支九十五萬紹興三年月支一百一十萬則紹興之月費加多於宣和一歳共用一千三百餘萬又謂榷貨所入東南鹽歳

若干萬
宋朝內藏備非常之用宋朝置朝藏奉宸等庫其實欲蓄積以待非常之用軍興賞賚則用之水旱災傷賑濟則用之三司財用乏則出以助之諸路財用乏則出以助之太祖始平僭亂收其府庫別貯之封樁庫國用之餘悉入焉嘗曰俟滿五百萬緡當問契丹贖燕薊又曰用二十疋絹募一敵人首用絹二百萬疋敵且盡矣太宗改名內藏自淳化至景德用兵之費皆取是焉太宗

初實内帑謂侍臣曰河東敵境甚邇吾必取之至所不免擾民今内帑所積以備調發葢重擾也其後皆如詔卒不擾下真宗謂王旦曰内藏庫所貯金帛備軍國之用非自奉也但外廷不知耳仁宗明道二年出内藏錢百萬賜三司初三司以用度不足告於上上曰國家禁錢本無内外葢以助經費也自是歲歉或調發則出内藏以濟之當時常出錢百萬緡以助常平糴本哲宗時嘗因冬大寒出錢十萬緡散與窮民

祖宗時利權不分祖宗時户部之職實為三司其餘司則有磨勘衙司曹案刑案修造河渠之屬凡天下之事權鎮之太半貨財之入工役之興皆可以稽其賬籍量其費用斂散及時縱舍由己而不為它司所牽制内而諸司外而轉運如心腹之運手足如臂使指苟官得其人則財無不羨此之謂利權不分自三司之冑案為軍器監而繕修械仗之具户部不得預曰都作院屬於諸道憲司曰水部屬於冬官曰磨勘司屬於都部而並屬

於刑曹鈎考檢校戶部莫得而知之利權於此分矣故宂司以辦事為効而不顧財之有無戶部以給財為功而不論事之當否職守拘牽而費用無藝國用安得不匱乎

內外財計不一今中都有戶部有修內司有內庫有二庫之激賞有國子之贍養有諸軍之營運惟軍資當合自治餘皆屬戶部可也今宂司財計所在戶部不得其出入及滿危無當何所致詰耶外司有轉運常平有市

舶有坑冶有揔制有經制有帥司之激賞有州有縣而州縣又各有務庫曹局惟激賞不當它屬餘皆宜屬轉運可也利合而富利散而窘理財之道可一言而盡矣祥符天禧出入之數國初以來財用所入莫多於祥符天禧之時所出亦莫多於祥符天禧之時至道中榷酒稅錢一百二十萬貫至天禧增至七百七十九萬貫其他關市津渡等稅率增倍之至道末塩課錢七十二萬貫天禧末至一百六十三萬貫至道中歲鑄錢八十三

萬貫景德末至一百八十三萬貫則財之所入多於國初矣然國初三歲一郊費五百萬貫景德以來祀郊費七百餘萬祀汾陰上寶璽不與焉至道末所出不過二千餘萬貫天禧末天下揔收二千六百餘萬貫總費錢二千七百一十萬貫設者不預焉

今日揔司之財古之掌財者二今之掌財者三內帑也外帑也此自古以來則然也而中興之後則於二者之外而有揔司之財焉此不可不講也中興以來駐蹕吳

會控扼之地上下數千里列屯相望費用不貲其始糧餉職之主將主將不自給也主將取之總司總司各於供億也然後請之於朝而總領之官出焉然未以名官也自收諸帥之兵目為御前分屯要害而後總領之官置焉號為外司農其權重也官分四總領其職專也兩淮之職或分或合四川之名或仍或革此特一時之制焉爾而其大意則欲便於糧餉也大抵國家用度多靡於兵西蜀湖廣江淮之賦類總司其供京師者惟仰閩

浙而已近年以來甞命官以攷總司之財矣又甞欲合總司之財以歸戸部矣合之則緩急無所備不合則事權無所統其説紛紛至於今未定愚切以為合之非也不合亦非也盍亦求中興之初所以命官之意乎方其初年摠領財賦本之戸部兵貳職固在外也而其權未始不歸於内也權出於内則可以制其虛盈職分於外則可以備其緩急斯不亦可行之法乎

四總所掌錢糧鎮江諸軍錢糧淮東摠領掌之建康池

州諸軍錢糧淮西總領掌之鄂州荆南江南諸軍錢糧湖廣總領掌之興元興州金州諸軍錢糧四川總領掌之

紹興歲入之數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上供纔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吕頥浩在户部始創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緡孟庾為執政又增總制錢七百八十餘萬緡朱勝非當國又增月椿錢四百餘萬緡紹興末年合茶塩酒筭坑冶榷貨糴本和買之入六千餘萬

緡而半歸内藏係年錄紹興二十七年

嘉定歲入之數當今歲入之數為緡錢三千五百餘萬而歸於版曹者蓋一千九百餘萬歸於淮東之摠所者二百六萬歸於淮西摠所者三百七十八萬歸於湖廣者五百七萬歸於四川者五百三十八萬嘉定十年廷對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五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六

宋　章如愚　編

財用門

東南財賦

東南財賦之淵藪惟吳越最為殷富夫東南財賦之淵藪也自戰國漢唐至於今用之昔越王勾踐國於會稽以地理考之即今之浙江之東及饒信是也其為郡十

地至狹也當是時玉帛之貢於吳府無虛日外而吳之公卿大夫皆有賂內而越之士卒百官皆有養然未嘗有不給之虞吳王濞國於全吳以地理考之即今江南二浙及閩中是也其為郡二十地雖廣也而尋陽興國宜春高安劃而屬之長沙當是時吳之百姓無賦也惟即豫章山以鑄銅煮海水以為鹽而吳之賦擅天下至於金錢之饒在處而有不特取之吳而未嘗有之財之慮

陳傅良

唐財賦皆仰給於東南其他諸郡無有爰至於唐代宗大歷之際劉晏掌江淮盐鐵之権歲入六百餘萬緡是時天下租賦之所入不過千二百萬而江南之利實居其半德宗建中之間韓滉之節度浙江東西也是時車駕在奉天滉則獻綾羅四十擔李晟駐軍於渭橋滉則餉米百餘艘乘輿反正於長安滉則貢米百萬斛非特此爾而唐雖名為都長安而大農之國計實仰給於東南其它諸郡無有也憲宗即位之二年李吉甫作元和

國計錄備述元和之初藩鎮爪割玉帛之不貢於王府者十五道而歲租賦之所倚辦者八道實皆東南也曰浙江東西路曰淮南曰湖南曰岳鄂曰宣歙曰江西曰福建故韓愈有言曰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是矣當是時户口之在版籍一百四十四萬而兵之仰給於縣官者八十三萬又且師旅四出誅吳平潞劉蜀殄蔡收齊伐魏其間廩給之費不可一日關而初未嘗告之則是東南之地善用之而財賦未嘗不豐也陳傅良

十策

祖宗之時銀絹增絮錢穀皆仰給於東南仁宗皇帝慶歷三年詔會國家之財賦轉一歲之中而為定式別其州縣之廩給鄰境之轉搬與酌漕舟車之費而東南金帛之成數入於王府者皆可考也江東錢之上京以緡錢計者凡八十九萬銀以兩計凡二十萬絹以匹計凡五十萬江西錢之上京以緡計者凡三十四萬銀以兩計凡十三萬絹以匹計凡三十萬湖南北錢之上京者

二十七萬銀三十二萬絹一十三萬兩浙東西錢之上京者七十四萬銀四萬八千絹七十二萬福建銀之上京者二十萬八千此其大凡而竒羸之數不與焉與夫遠而兩淮之運而川廣所費貢不下百餘萬諸道金繒綿絮之饒亦且數百萬皆不可毛舉是時宋之在東南諸郡者凡六百二十萬石銅之鑄於饒池江建者凡六十八萬緡是則國家財賦之仰於東南也者未嘗不豐也同上

天下地利古盛於北者今皆盛於南國家撫有南夏大江劍閣以南泰然安堵而又兼巴蜀江北以為外屏以元豐二十三路較之戸口登耗墾田多寡當天下三分之二其道里廣狭財賦豐儉當四分之二彼西北一隅之地古當天下四分之三方今僅當四分之一儒學之盛古稱鄒魯今稱閩越機巧之利古稱青齊今稱巴蜀棗栗之利古盛於北而南夏古今無有香茶之利今盛於南而北地古今無有兎利盛於北魚利盛於南皆南

北不相兼有者然專於北者其利鮮專於南者其利豐故長江劒閣以南民户雖止當諸夏中分而財賦所入當三分之二漕運之利今稱江淮關河無聞塩池之利今稱海塩天下仰給而觧塩荒凉陸海之利今稱江浙甲於天下關陝無聞灌溉之利今稱浙江太湖甲於天下河渭無聞吳衡進圖

東南牧養

方今王氣盛於南故牧養亦盛於南上古王氣在東中

古王氣在西近古王氣在北方今王氣在南上古牧養之盛在於海岱之間故禹貢獨稱萊夷作牧今登萊之間是也中古牧養之利盛於秦隴秦之先牧養蕃息受封於周今之秦鳳路是也近古牧養之利盛於河朔元魏孝文於并州置牧場馬大蕃息今之河東路是也宋朝以來川廣之馬足軍國之用蓋牧養之利亦隨王氣去來為之盛衰同上

東南歲入

今日所入倍於祖宗時所費亦倍於祖宗時自宋混一之初歲入緡錢不過一千六百餘萬太宗皇帝以為極盛兩倍於唐室矣其後月增歲廣至熈豐閒言利之臣極力聚斂然後歲入五千餘萬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過千萬比年乃增至六千五百餘萬則所入信倍於祖宗時多矣祖宗時中都吏祿兵廩之費全歲不過百五十萬元豐之間紛更費用猶不過月支三十六萬至宣和間崇侈無度然後月支百二十萬渡江之初雖連年

用兵然月支猶不滿八十萬比年安静無事乃月支一百二十萬非泛猶不與焉則其所費亦倍於祖宗時多矣鄭湜劄子

東南縣邑民財

自晉南渡之後東南漸重而西北漸輕至於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自晉元南渡東南文物漸盛至於李唐益加繁昌安史之亂江淮獨全歷五季紛争中原之地五易其姓殺戮幾盡而東南之邦民有定主七八年間

咸獲安業逮宋龍興伐罪弔民五國咸歸未嘗妄殺一人自後數十百年間西北時有少警而東南晏然斯民彌得休息以至元豐中比往古極盛之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户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幾至數十百倍至於庠序之興人才之盛地氣天靈巍巍赫赫往古中原極盛之時有所不逮天下之勢正猶持衡此首重則彼尾輕故自東南漸重則西北漸輕以至宋東南愈重而西北愈輕宇内辨

九州所産

周九州所産與禹貢九州所産畧同揚州其利金錫竹箭荆州其利丹銀齒革豫州其利麻漆絲枲青兖州其利蒲魚雍州其利玉石幽州其利魚塩兾州其利松柏并州其利布帛以禹貢揚州惟金三品瑶琨篠簜則金錫竹箭固揚州所産也荆州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與夫礪砥砮丹則丹銀齒革固荆州所産也豫州厥貢漆絲絺紵則麻漆枲固豫州所産也然則餘州皆以其

地所産之多少者而言之也

九州之田

吳越閩蜀之田在古為瘠薄在今為膏腴由人功之修治今天下之田稱沃衍者莫如吳越閩蜀其一畆所出視宂州輒數倍彼閩蜀吳越者古揚州梁州之地也按禹貢揚州之田第九梁州之田第七是二州之田在九州之中等最為下而乃今以沃衍稱者何哉吳越閩蜀地狹人衆培養灌溉之功至也夫以第七第九之田培

養灌漑之功至猶能倍宂州之所出又況其上之數等乎以此言之今天下之田地力未盡者亦多矣

九州田賦

九州之内有田重而賦輕有田輕而賦重有田賦俱等九州之内有田重而賦輕如青州田上下賦中上徐州田上中賦中中梁州田下上賦下中雍州田上上賦中下也或田輕而賦重如兾州田中中賦上上揚州田下下賦下上荆州田下中賦上下豫州田中上賦上中是

也或田賦等如兖州田中下厥賦正是也以州之兵賦考之民之能出兵馬以供上之征伐者以其力之有餘而已民力厚薄由乎田之肥瘠自古當然而禹貢所出之賦乃爾輕重不同何哉兾州土厚水深號為沃野豫州天地之中商賈所集揚州東方之都會荆州南夏之名區故兾豫為羅綺之鄉荆州為魚塩之海他物所出利倍於田此所以田輕而賦重也青徐海上僻陋之邦土狹民瘠雍梁西鄙控扼之國地險患多田土之外雜

出不厚此所以田重而賦輕也至於兖州無雍梁之邊患無青徐之僻陋又無荆揚之魚塩又無兾豫之羅綺居天下有無之中此所以田賦等也胡氏書解

九州之賦惟梁揚兾豫有時錯出兾州出第一等有不給之歲即出第二等也揚州魚塩之海出第七等近於太輕故有時而出第二等以補除餘州之不足豫州中國之交會出第二等益亦甚優故錯出第一等至於梁州則夷狄北境變故不常而定出八等似若太優故無

事則錯出第七等有事則錯出第九等也同上

九州土貢

九州土貢各以土宜故或出或否九州田賦無地不宜故特分高下九州之貢各以土宜不可比而同也惟金三品羽毛齒革荆揚所同至於他物若漆則同出於兖豫砮則同出於荆梁磬則同出於梁豫而徐州又有泗濱之浮磬而已若夫桑麻絲枲之屬兖州則有絲及織文青州則有絲及絲枲徐州則有玄纖縞揚州則有織

貝荊州則有玄纁璣組豫州則有枲絲絺紵等貢古於
雍梁無之至於田賦則九州特有高下爾豈非麻桑穀
粟無地不宜非若他物之各有其方乎同上

唐鄧汝頴陳蔡許洛地利

古稱肥瘠之地至宋朝反成瘠鹵觀史記貨殖列傳
郡國之所有東方之桑麻魚鹽南方之竹木魚鹽與
西方之五穀畜牧北方之棗栗裘馬則凡一方之所
有皆可以備養生送死之具導之有方而取之有法則

其民豐樂饒足老死而無憾及行天下覽及山林藪澤之所有往往與古無類夫自大江以北漢水之側三代之時列國數十楚人都於荊州其在戰國最為强大外抗群蠻内禦秦晉嘗以其兵横於天下計其所都安肯用瘠鹵磽确之地而當今自楚之北至於唐鄧汝潁陳蔡許洛之間平田萬里農夫逃散不生五穀荊棘布野而地至磽瘠原泉陂澤之迹迤邐猶在其民不知水耕之利而長吏又不以為意一遇水旱民之莱茹往者因

其流亡廢縣罷鎮者葢往往是矣　賴濵民政

兩浙地利

吳越未嘗被兵故其地利尤富夫吳越之地自錢氏時獨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盡集於千里之内而衣冠貴人不知其幾族故以十五州之衆當今天下之半計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於舊雞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於舊田宅之價十倍於舊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數十百倍於舊葢

秦制萬戶為縣而宋齊之間山陰最大而難治然猶不過三萬今兩浙之下縣以三萬戶率者不數也葉學士進卷

荆州地利

鄂乃荆州之地於古為瘠自唐以來乃以沃稱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業溯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墝瘠民間苦之當時謠曰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荆州厥土塗

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荆州之壤即宋朝之鄂州則是鄂之瘠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爲觀察治陝以寛繼治鄂以嚴或問其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黄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爲沃則土腴可知矣彼唐堯以來至於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瘠自若也㣲皓而下至於崔郾之時纔五百五十年耳而土壤腴瘠若此其不侔何哉葢三代以前

東南荒凉為甚春秋而下又為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吳主孫權以来始倚武昌為重吏三國東晉南朝之時常為重鎮舟車所湊人物萃焉積壤流膏耕鑿滋利歲時浸久遂為沃壤則亦宜然也宇內辨

楊州地利

揚州於古瘠薄而近世乃為衍沃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南東之地天下最墝薄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沃有陸海之饒與古相反如此豈不以東晉

南朝之時人力有致於此耶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為代田比宂畒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則衣冠伎巧轉而南渡四方習俗取利舉萃東南農桑工賈曲盡其便人物之繁與京華無異而土壤亦從而沃矣加之亂離少弭上下浸安井里環聚以糞其田雖豚畜之牛羊牧之荊棘芟而草萊闢種植時而灌溉利雖欲不為沃壤得乎哉宇內辨

淮浙財賦

國用多而常患不足葢知生財取財而未知節用紹興之初歲費一千三百二十萬而一歲所入止以淮浙鹽息計之已二千三百萬以二千三百萬之息而為一千三百二十萬之費國用當充衍而有餘況夫今之淮浙所入不減於紹興之初加以江湖福建二廣祖賦與夫其他名目甚衆而儲峙匱竭嘗患無一年之儲何歟豈非知生財聚財之源而未知節財之道歟王榜眼館職

策

江淮巴蜀財賦

漢唐以江淮巴蜀財賦給軍宋以江淮巴蜀之資供軍用何不見其有餘巴蜀江淮自昔號為富饒漢高東向爭天下獨命蕭何留取巴蜀以給軍是以巴蜀之資取天下也唐肅宗駐兵彭源河洛以北莽為盜區第五琦所謂財賦之所出江淮為淵請以江淮租賦命輕貨以給軍故史臣謂張巡許遠全江淮財用以濟中興此以

江淮之資平天下也今斂戍守邊徒以江淮巴蜀之資為巴蜀江淮之用宜若沛然未見其有餘何哉學士院撰館職策問

兩淮湖廣四川財賦

版圖視古為減而財賦視古為增以今日事勢論之合吳越楚蜀之地東西犄角視昔版圖所有殆不能半而兩淮湖廣四川之賦分隸於四揔所不屬於上供而上供所入特不過閩浙數路夫以閩浙數路之所出而資

東南七八十年軍國之需無非殫竭民力以贍經費陸

澹館職策

諸路經制總制月椿及兩浙歲收緡錢

宋末取民多於宋初時令上供正賦不過緡錢二百萬

如經制錢六百六十餘萬宣和末發運使經制兩浙創

立建炎初呂頤浩再復總七百八十餘萬紹興初參政

孟庾總財賦創立月椿四百餘萬紹興初應副大軍創

立高宗皇帝以為始於朱勝非常欲待罷兵後盡蠲之

皆祖宗未嘗有也其他名色繁碎如增收添羅本十分七分五分分之類又起於近時也姑以兩浙言在祖宗時一歲通收緡錢三百三十餘萬而茶塩酒税十居其八州縣支費皆在其間今兩浙歲輸緡錢千二百萬浙東四百二十八萬浙西七百五十餘萬而茶塩之利又專隷朝廷州郡支費又不預焉然則今之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矣鄭湜劄子

兩浙板帳江西月椿

三省稅額太重兩浙板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樁相似月樁之數出於一時而不能均如額之稅錢二萬三千三百八十有三緡而月樁之額財一千六百九十一貫贛之稅錢四萬一千二百九十有四貫而月樁之額七千四百緡是筠之稅錢去袁無幾而袁之月樁幾五倍於贛江西月樁大畧不均如此孝宗朝臣僚劄子

兩浙租賦

兩浙既供兩淮歲輸茶塩又隷朝廷取民重於宋初時

以兩浙言之在祖宗時一歲通收緡錢不下三百三十餘萬而茶塩酒税十居其八州郡支費皆在其間今兩淮歳輸緡錢千二百萬浙東四百二十八萬浙西七百五十餘萬而茶塩之利又轉隷朝廷州縣支費亦不預焉然則今之取民不知幾倍於祖宗時矣斯民安得不窮困無聊耶光宗朝臣僚劄子

諸郡土貢唐

諸州貢絹按陳留郡唐之汴州滎陽郡唐之鄭州睢陽

郡唐之宋州靈昌郡唐之滑州潁川郡唐之許州譙郡
唐之亳州濮陽郡唐之濮州淮陽郡唐之陳州東平郡
唐之鄆州彭城郡唐之徐州汝陰郡唐之潁州信都郡
唐之深州河間郡唐之瀛州樂安郡唐之棣州淮安郡
唐之唐州
諸州貢綾臨汝郡唐之汝州北海郡唐之青州汝南郡
唐之豫州彖郡唐之兖州范陽郡唐之幽州博陵郡唐
之定州漢末郡唐之隨州丹陽郡唐之潤州梓潼郡唐

之梓州

諸州貢綿臨淮郡唐之泗州汲郡唐之衛州文安郡唐之莫州東陽郡唐之婺州信安郡唐之衢州清源郡唐之泉州

兩州貢絲葛臨淄郡唐之齊州吳郡唐之蘇州

諸州貢絲布鉅鹿郡唐之邢州廬江郡唐之廬州鍾離郡唐之濠州壽春郡唐之壽州益昌郡唐之利州

諸州貢紵布晉陵郡唐之常州吳興郡唐之湖州宣城

郡唐之宣州廬陵郡唐之吉州宜春郡唐之袁州巴陵郡唐之岳州

諸州貢紬紗布歷陽郡唐之和州貢布魏郡唐之魏州廣平郡唐之洛州博平郡唐之博州貢紬鄴郡唐之相州貢紗

諸州貢氈紬清河郡唐之真州貢氈清化郡唐之巴州貢綿紬

兩州貢錦趙郡唐之趙州廣陵郡唐之揚州貢錦

諸州貢葛弋陽郡唐之光州義陽郡唐之申州豫章郡唐之洪州長沙郡唐之潭州零陵郡唐之永州臨川郡唐之撫州潯陽郡唐之江州（貢葛）

三州貢金南浦郡唐之萬州衡陽郡唐之衡州通義郡唐之眉州

二州貢銀江夏郡唐之鄂州邵陽郡唐之邵州（貢銀）

二州貢羅常山郡唐之恒州唐安郡唐之蜀州（貢羅）

一州貢蕉長樂郡唐之福州（右並據通典實事增損其

諸州土貢

四京所貢東京開封府貢紋綾　西京河南府貢蜜蠟

南京應天府貢絹　北京大名府貢花紬絹

諸州土貢密濮鄭滑蕫霸亳宿海泗滁濠等州興仁東平等府臨江建昌等軍則貢絹濰淄蔡越杭明秀豐梓等州龍慶江陵等府則貢綾婺處衢等州則貢綿郢揚光蘄舒黄湖常嚴處袁筠郴岳英等州興國南安淮安

等軍則貢紵壽光洪吉撫潭永全戎瀘等州與平江府則貢葛汝雄洛等州則貢紬濟南府則貢絹綿徐州則貢紬絹隋州則貢絹綾葛棣州則貢絹絲真定府則貢羅相州則貢紗絹鎮江府則貢綾羅鼎州則貢布果州則貢絲布達州則貢絺若夫青州則貢棗沂州則貢鐘乳萊州則貢石器孟州則貢粱米解州則貢塩花鳳翔府則貢榛實建州則貢茶至於金之貢則衡嘉雅資昌利象融等州銀之貢則邵鄂循賀封端梅邕昭梧籐貴

郴宜等州

國都漕運

古者國都甚近故未論及漕運戰國爭事攻戰秦人罷侯置守始論及漕運古者天子中千里而為都公侯中百里而為都天子之都東西南北所貢入者不過五百里諸侯之都漕運所貢入者不過五十里所以三代之前漕運之法不備雖如禹貢所載入于渭浮于江之類所載者不過是朝廷之路所行者不過幣帛九貢之法

所以三代之時漕運之法未甚講論正緣未是事大體重到得春秋之末戰國之初諸侯務相侵伐爭事攻戰是時稍稍講論漕運然所論者尚只是行運之漕至於國都之漕亦未甚論且如管子所論粟行三百里則無一年之積粟行四百里則無二年之積粟行五百里則眾有飢色如孫子所謂千里饋糧士有飢色皆是出征轉輸至其所以書國都不出五百里五十里當時亦尚未講論惟是後來秦併諸侯罷五等置郡然後漕運之

法自此方詳秦運天下之粟輸之北河是時葢有三十鍾致一石者地里之遠運粟之多故講論之詳方自此始呂東萊

關中漕運西漢

漢初漕巴蜀粟後漕關中粟最後又漕山東粟漢初轉漕巴蜀租賦以給關中天下既定國用寖廣於是歲漕關東粟以給中都官然亦不過數十萬石而已至武帝則四百萬石後又益六百萬石大抵多似於山東諸郡

枚乘書云轉粟西向　當時有欲開襃斜道以致漢中穀者以江多湍石不可船漕則知巴蜀道險以運轉為便而集於京師者不可多置關東山東諸郡道從渭水而上鄭當時開渠之後漕粟益多致之於史獨河東有糧倉涇倉滎陽有敖倉河南以東置漕船五百舟則知東方諸郡其粟自遠而致者往往至三河交卸給節而入都矣

關中漕運　漢　唐

漢不仰江淮粟至唐始專仰江淮在漢初高后文景時中都所用者歲計不過數十萬石而足是時漕運之法未詳到得武帝時吏多而徒役衆關中之粟四百萬猶不足給之所以鄭當時開漕渠六輔渠之類盖緣當時用度之多漕法不得不講然當漢之漕在武帝時諸侯王尚未盡輸天下之粟至宣武以後諸侯王削弱漢之東南漕運至此始詳當高帝之初天子之州郡與諸侯封疆相間雜諸侯各据其利粟不及於天子至武帝時

亦大概有名而無實其後運粟入關尚未論江淮到得唐時方論江淮何故漢會稽之地去中國封疆遼遠粟不入京都以京都之粟尚不自全何況諸侯自封殖且如吳王濞作亂枚乘之說言京都之倉不如吳之富以此知當時諸侯殖利自豐京都所運不是江淮之粟到唐時專倚江淮之粟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使出兵不征行各自歸散於田野未盡仰給大農所以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數十萬後來明皇時

府兵之法漸壞兵漸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大抵兵與漕運常相關所謂宗廟射享之類十分不費一分所費廣者全在用兵兵與漕運相為消長所謂漕運全視兵多少且唐自肅宗代宗之後如河北諸鎮皆强租稅不領於度支所以唐全倚辦江淮之粟議論漕運大畧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河自河入渭水次各自置倉如集津倉洛口倉含嘉倉河陰倉之類轉相船運自劉晏再整頓運漕之江淮之道各自置船淮船不入汴汴

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水之曲折各自便習其操舟者所以無傾覆之患國計於是足矣唐人議論之多惟江淮為最急德宗時縁江淮米不至六軍之士脫巾呼於道韓滉運米至德宗太子置酒相慶可見唐人倚辦於此甚急唐時漕運大率三節江淮是一節河南是一節陝西到長安是一節三節最重者京口江淮之粟會於京口京口是諸侯咽喉處惟是江淮最切所以韓滉由漕運致位丞相李奇因漕運飛揚跋扈以至作亂以此

知三節惟是京口最重 呂東萊

關中漕運 唐

唐初漕運未甚多自後益多於前漢都長安唐亦都長安漢漕運事不多見至唐方以漕運為大事然唐初未甚見玄宗以後方說得張大耳蓋關中是西秦沃野之地亦可支給卒有水旱則轉漕皆少亦自足用故貞觀永徽之間止歲漕二十萬自後承平日久用度彌廣奢侈日甚如專仰給漕運天子數幸東都就食敖倉粟德

宗時關中倉廩耗竭禁兵或脫巾呼於道望見漕船德宗父子動色相賀是以裴耀卿劉晏之徒皆以漕運得名大率漕運多是江淮之粟取關中極迢遞自江入淮自淮入汴自汴入洛自洛入黄河自黄河入渭方至關中每一番發運自二月起程至五月方到汴河七八月間方到入黄河十七八九況用吳人般運在所不便耀卿措置轉運隨處交納更番易人雖可稍停民力當時民丁約四百萬使丁出錢一百為漕運費又益半為營

窟亦大擾民矣且秦漢時亦有轉運只用兵時運糧粟實遠為多數十餘鍾致一石之類是已至唐則專一供關中之用故漕運極廣德宗時歲㑹百餘萬石則是歲歲用兵也裴耀卿雖能省漕運然只知為國不知為民止能般運米粟足朝廷之用而不恤民力之困獨不思貞觀永徽之初二十萬石而能足用而今乃如是之多其咎安在若賢相處於此必不獨理㑹漕運須是使人君節用自其上面節儉始若止於漕運特一能吏之才

耳徒使在我有多運之功而朝廷無節儉之德賢者宜不為此耀卿何足以知之東萊唐傳議

關中漕運漢隋唐

隋漕運多於漢唐又多於隋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

倉開山十八里爲陸運以道甚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
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之路悉漕江
淮之米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轉運者耀卿與晏爲首
歐陽文通進司上書

汴京漕運宋

宋漕運之數太宗至道元年先是汴河歲運江淮米三
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黄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
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

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大蠲民租未嘗不及數長編

宋漕運之數宋四河所運江淮泝汴入汴陜西自黄河三門泝汴入汴陳蔡自惠民河而至京東自廣濟河而至

宋初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太宗始制汴河歲運江淮秔米三百萬石大中祥符初七百萬石此最登之數也天禧末諸州軍水運上供金帛緡錢二十二萬一千餘貫兩端疋珠寶香藥三十七萬五十餘斤會要

宋時汴河為急神宗熙寧八年張方平嘗論汴河曰國

初浚河渠三道通京師漕運自後定立上供年額汴河斛斗六百萬石廣濟河六十三萬石惠民河六十萬石廣濟河所運止給太康咸平尉氏等縣軍糧而已淮汴河所運乃太倉畜積之實故宋於漕事至急有汴河則京師可立汴河廢則大衆不可聚汴河之於京師乃是建國之本長編

汴京漕運宋朝

四路粟惟江淮最重宋朝定都於汴是時漕運之法分

為四路東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師若是陝西之粟便自三門白波轉黄河入汴至京師若是陳蔡一路粟自惠民河至京師京西之粟自廣濟河至京師四方之粟有四路四條河至京師當時最重者惟是汴河宋朝所謂歲漕六百萬石專倚辦江淮其所謂三門白波之類非大農仰給之所惟是江淮最重在祖宗時陸路之粟至真州入轉船倉自真方入船即下貯發運司入汴方至京師諸州回船却自真州請塩散於諸州諸州或有

費亦有塩以償之此是宋朝良法

關西漕運 宋朝

分汴京之漕以給江西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一二百萬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六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 歐陽文通進司上書 時用兵陝西

國都漕運 宋朝

宋以東南而漕東南比之漢與唐為易漢人嘗以東南而漕關

中矣唐甞以東南而漕大梁矣其道路之遥遠轉涉之煩費孰與宋朝以東南而漕東南又何至於虧乎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六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七

宋 章如愚 編

輿地門

諸路

東南十路 淮南兩路 江南兩路 荆湖兩路 廣南兩路 兩浙路 福建路

傳稱善人天地之紀君子邦家之光又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然則天下國家之

重端有在於得人也江淮閩廣之地其來尚矣自黃帝南廵而登湘山宋朝潭州益陽縣内夏禹東廵而登會稽宋朝越州高陽正朔所際南暨交趾唐交州宋朝棄之南蠻是東南之域振古而通中國也然而文身缺舌去京華甚遠承太古巢穴之餘未陶王化二代已前邈為蠻區賢人君子不産其邦帝王公侯未始建國中原視為遐陬不之齒也逮夫太伯奔荊蠻而吴人化其德文王之興化行江漢而召公之教明于南國東南之民

浸沐休風聲教既被君子出焉由是季札歷聘諸華而
先王禮樂達于海隅陳良北學中國而周孔之道遍於
南國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而荆楚以闢勾踐
種蠡焦勞辛苦牧養其民而揚越以庶子胥之治吳建
倉廩峙兵庫創城郭設守備而江浙之間浸有疆理矣
蔿敖之相楚商農士賈各肆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
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盛矣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焉
援脩駱越之律張覇興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

韋宙教江西以陶瓦許荆以人倫之教新桂嶺之治任延錫光以諸華之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為禮義矣嗟乎城邑而居倉庫而儲陶瓦以覆服牛以耕父子夫婦以為家鄉黨庠序以為教斯中原之民自古能之而東南之民自三代以前漫然未有聞知則與禽獸何異哉逮夫春秋戰國而下得善人君子以為邦浸華變風而歸諸華而又漢魏以還天下有變常首難於西北衣冠轉而南渡故西北益耗而東南益盛施于隋唐

宋朝風教滋美端與中原無異而民物豐夥又復過之故知今之東南非昔東南昔之東南不能當宋一路而今之東南乃過於昔之中原又豈可一概論哉方西漢元始五年歲在乙丑東南縣戶僅當天下十之一時天下縣千五百五十餘東南纔百七十餘天下戶千二百餘萬東南纔百餘萬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九年歲在甲申東南縣戶乃當天下十之二時天下縣千一百八十餘東南當二百四十有餘天下戶九百七

十萬東南當二百四十萬餘　又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西晋太康元年歲在庚子東南縣户乃過天下十之三時天下縣千二百有餘東南當四百七十有餘天下户二百四十五萬東南八十餘萬　又後四百有六十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歲在庚辰東南縣户乃當天下十之四　時天下縣千五百七十有餘東南當六百有餘天下户八百四十餘萬東南二百七十餘萬　又後三百五十年當宋元豐末東南縣户乃過天下十之五　時天下

縣千一百三十餘東南當四百七十有餘天下戶千六百五十萬東南九百萬觀其縣邑之增民戶之庶既若此其甚而又財貨如山利源百出以今擬古邈焉殊絕蓋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盛於唐而宋朝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寔關中不贏二百餘萬石而宋朝運漕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浙宣潤饒衢信州歲鑄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

萬緡唐朝塩利初不過嵗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其利甞增至六百萬緡盖不常有而宋朝塩利大增多至嵗二千萬緡而海塩之利居多茶利與自唐季貞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貞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嵗至二百二十五萬餘緡而皆在東南此皆熈豐以前國家常賦之嵗額也其後益有增加至于今則又不然矣嗚呼漢魏以還皇天眷佑東南密爲覆護俾斯民日以富庶迄于宋朝物大豐美方

之西漢盛時縣邑之增幾至三倍民户之增幾至十倍財貨之增則數十百倍以至庠序之謌與人材之挺出與夫典禮之脩習俗之美則又與古斬焉不相侔矣雖往古中原之盛尤有所不逮則知天運去來地無常利特因時而已然自開闢以來至于宋之興王者之作未有自於東南故議者不能無惑而不知天之必行蓄厚必發天意所鍾抑有待而然耳且如并州之地自陳隋以前寥寥數千載未有一王興其間何其微也及唐太

宗拔起晉陽不踰時遂遷隋𨚗綿歷五代五十年間河東三節度乃相繼為帝又何其盛也關中之地自陳隋以前亦寥寥數千載未嘗有顯者出及李唐中葉而後常衮唱其教歐陽詹為之師於是庠序寖興更五代至於宋朝而英才輩出傑然為國用者不勝其紀由是觀之則并州之利始於唐太宗而閩中之利始於常衮又安知東南之利不始於宋朝哉仰觀俯察酌以民情國家之勢斷可識已

中原七路 京東二路 京東西路 京西南路 京西北路 河北東路 河北西路 河東路 劉石之亂

東晉奄有東南垂百餘年淮漢以南盡為晉土而當時有志之士常嘆中原之未復豈不以古帝王之墟而重失之邪然攷其地不過禹貢青徐兗豫與州之壤而在唐為河南河北河東三道在宋朝為四京七路及淮南宿亳海泗諸州與陜西河中府解州陜虢諸郡是已以宋疆理校之僅能得天下十三耳何於古而甚重也亦

嘗考之載史自開闢以來綿于三代其間帝王之作莫不建國於三河之間户口熙繁田囿腴闢城邑井里粲然聿脩天下民物於此乎聚四方風教於此乎美更三皇五帝而益重冠九有四夷而屹崇故歴古以來端為重地號稱中原捨此以外則蠻夷戎狄之所居中原可坐而制之以為偏方指臂之地耳逮夫宗周以降陜服始為王畿春秋而下南國滋為霸土秦漢以還遠斥夷狄包四海之内盡歸中國疆理而偏方指臂之地浸與

中原埒矣然而西漢盛時總天下民户千有二百二十餘萬而中原埀九百萬天下縣三百七十有餘而中原當一千有餘大率縣户過天下十之七剗三代以前抑又可知東晉之時去西漢為未遠中原之地雖漸以陵替而中原之名猶在也當時有志之士深用慨嘆蓋以宜矣然自新室而下更歴魏晉南北隋唐五季之亂三河亂離寔亟郡邑名物代不如昨中原之名雖因於古而中原之寔已非古矣何則當西漢元始五年中原縣

戶過天下十之七後一百三十有九年當東漢建康元年中原縣戶乃過天下十之六時天下縣千一百八十中原當七百天下戶九百七十萬中原當五百七十萬又後一百三十有六年當晉太康元年中原縣戶乃當天下十之五時天下縣千二百有餘中原當五百有餘天下戶二百四十五萬中原纔餘一百二十萬又後四百六十有一年當李唐開元二十八年中原縣戶乃當天下十之四時天下縣千五百七十有餘中原當五百

有餘天下戶八百四十餘萬中原當三百九十萬又後三百四十年當宋朝元豐末元祐年中原縣戶乃當天下十之三時天下縣千一百三十有餘中原當四百有餘天下戶垂千六百五十萬中原四百七十萬夫以宋朝元豐間去西漢之季纔千一百年耳而昔之民戶縣邑當天下十之七今乃僅能當十之三何古今之殊絕也蓋自秦漢以前天下蕃庶舉在中原而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荒涼為甚漢魏而下三河浸以荒涼而中原蕃

庶反移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曁于我宋朝虛實推遷不啻十倍如今瑯琊一郡五十二縣而宋朝存者止三縣而已諸城安邱二縣屬宋朝密州宋朝海州東海縣即漢贛榆縣也漢㑹稽治縣一縣也宋朝乃為福建一路凡四十五縣漢潁川一郡餘四十三萬户宋朝為許潁二州民户纔贏十萬而已而漢豫章一郡纔六萬户宋朝乃為江東西十有三州軍江西唯興國軍餘皆豫章郡地江東饒信二州及南康軍亦是豫章郡地也增

至一百七十萬户夫瑯琊潁川皆古中原地也會稽豫章皆古偏方地也畧以此數郡觀之盛衰相反如此然則中原安得不益輕而偏方安得不益重故今之中原非古之中原今日之中原已與古偏方無異而古之中原乃在今東南偏方之域矣狥名而責實必輕重之當議者可不深考云

川陜六路 永興軍路 秦鳳路 益州路 利州路 夔州路 梓州路

粤自蜀江東下黄河南注而天下

大勢分為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為固者長江也而四川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為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游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而況江南之地以淮漢為喉衿以荆湘為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濵溝千里無再舍不接眇𦂳令北人兼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

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江淅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蕪馬秦鋒馳於吳會之郊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為喉衿以并汾為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踵接百城逶迤烽火相望也借令南人兼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為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漳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戟吳兵騁於趙代之郊矣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正此之謂盖自春秋戰國以來至于宋朝之興垂千有七百年而南北交爭餘九百載

而北人能并南者有四大率皆先得四川故秦惠王併蜀而始皇因以滅楚晉文帝併蜀而武帝因以滅吳周文帝併蜀而隋文帝因以滅陳及宋之興亦乾德中併蜀而開寶中遂平江南然則四川克固江南可奠枕也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於中原矣然而終不能成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濟河蓋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緣河抵關縱横數十城皆為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

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借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為戰場無險可恃一戰有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於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一二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回雖鋭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徼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代如綦變終無

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者豈唯力之不逮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鎮節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故曰天下大勢分為南北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八至五十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錄監生臣陳元熙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八

宋　章如愚　編

輿地門

諸路

二十三路魏晉而下西北之地浸没於羌狄至於宋朝而有虞十二州之地幾失其三幽州并州營州而元豐二十三路三代以前大羊為蠻夷之域大抵東南衣冠

之地皆往古之蠻夷而西北左衽之鄉盡先王之都邑是以有志之士深切嘆恨王化所加唯在蠻羌荒而不能復先王之都邑往往指燕雲河湟為重指江湖川廣為輕而不知地無常利天運實衡其勝衰凡日月所照可以驅蛇龍剪荆棘而人其居者皆可為中國皆可以為夷狄茍天之所棄何有於華夏天之所祐何有於蠻荒如海表蟠木之地高陽之疆理也而唐虞棄之無害其為蕩蕩巍巍之功遼東營州之地唐虞之疆理也而

隋唐棄之無害其為開皇貞觀之隆燕雲河湟之地隋唐之疆理也而宋朝棄之無害其為聖聖承承百有七十年太平極治之烈然則先王之地固有不必重矣如陝右山南之地夏商以前蠻夷之域也而姬周資之以興王業劍南嶺表之地姬周以前蠻夷之域也而秦漢闢之資以富强海隅七閩之地秦漢以前蠻夷之域也而隋唐理之遂隆美化然則蠻荒之地固有不必輕矣葢三代以前天運王於西北而廢棄東南故戎狄忻北

不支而蠻夷得以儌倖當時帝王有作則利於西北而不利於東南故高陽疆蟠木宅龍城唐營州宋朝棄於東夷黄帝逐獯虜而邑涿鹿唐幽州宋朝棄於北狄高宗震伐於鬼方西戎之遠也文王逺城於朔野唐雲夏之間宋棄於北狄莫不集厥殊勲訖無後患至虞舜南廵則終於蒼梧夏禹東廵則歿於會稽宋越州有苗之征既以逆命昭王南廵亦復不反大抵經畧東南未甞有所濟也逮秦漢而下天運稍回滋眷佑於東南而西

北代以陵替故蠻夷折北不支而戎狄得以儌幸當時帝王有作則不利於西北而利於東南是以秦漢開萬里之封而川廣悉為郡縣隋唐闢海隅之化而閩浙盡為衣冠蠢爾蠻荒於變中華當時既赫厥靈後世益蒙其利至於晉招五部則變生劉石唐開四鎮則禍極吐蕃漢將屯田於葱嶺重困華人唐宗列郡於陰山終為異域大抵開羌狄為郡縣者未嘗有所濟也是豈非天運回旋而有至此也譬諸人之居焉小人居之則謂之

小人君子居之則謂之君子名實在人何常之有春秋之法中國而用夷狄之禮則黜爲夷狄夷狄而用中國之禮則進爲中國是中國夷狄之人且無一定别於其地哉而議者謂江湖而南風氣濕燠有失四時之正踰嶺南則有春夏而無秋冬此其所以不可進於中國也而不知四海之内得陰陽之正者唯河南爲然渡河以北沿關以西則風氣稍凉至燕雲河湟之間則有秋冬而無春夏其失天地之和一也先王旣輯正於西北則

後王有作疆理東南復何疑哉由是以論則天運之所加人事之所修皆可以為帝王之居仰觀俯察則西北不得不重於古東南不得不重於今能深究天人否泰之理則天下大勢默可知矣

九州

禹別九州禹別四海為九州宜若有均一之制而校其道里廣狹全不相侔濟河兖州淮岱徐州相去不能千里荆河豫州千里而近海岱青州千五里而縮荆山衡

陽荆州二千里而遥東海西河冀州二千里而近壽春之淮潮陽之海揚州相去且六千里龍門之黄河燉煌之黒水雍州相去以四千里以至華陽黒水窮數千里而未知所經是何廣狹之殊也或者九州之别品殊墳壤因土宜而别也故其道里無得而均然而荆河淮濟之間徐兖豫三州之境也截長補短不能當淮海一州之半借使三州土壤既殊不可得而并揚州之大獨不可得而釐耶古今名儒訓釋禹貢多矣而未始及此益

難言之也切嘗討之九州之別葢倣井田之法（井田之法始於黃帝）方里而井九百畝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九州之制一州為王圻八州建國以藩王室是同養公田之義也故其區別境壤不因土宇之小大不限山川之間阻唯據民田多寡而均之耳然而四海之內夷險不齊如荆河淮濟之間百舍坦夷萬頃一瞬而又當中原要區民力修地利盡良疇既闢廣土實稀故三州（徐兗豫）境土最為狹也至淮海以南（揚州）

淮南荆州漢南幽劒以西雍州在函谷之西梁州在劒閣之西江淮泛濫關山重複而又僻在遐陬闊疎稼政平土蓋寡闢田甚艱故四州境土最為闊也嘗考西漢之時去古未遠方其極盛九有民户摠計千二百餘萬而徐兖豫三州當五百五十萬户青冀二州當三百五千萬户而荆揚雍梁四州僅當三百萬户夫民非穀不生穀非民不植推其户口之多寡足以見田疇之廣闊據今驗古畧可知則九州之别唯民田是均斷可考矣

嗚乎治有本要帝王一道其來久矣神農之教曰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不能守也故舜咨十二牧則曰食哉惟時洪範八政則以食居其首周官九職則以農為先誠以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命而食非田不給田非民不耕有田而後可以賦民有民而後可以立市朝廷國家故先王所重唯民與田其所以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侯甸之制軍國之用皆取定於民田故官無閑則兵無聚散家無豐儉民無勞逸而國有致一

之斂民有不二之業有田斯墾有穀斯積雖遇水旱兵凶而民無菜色故得禮節著而榮辱彰時雍之治由之而致也爰自秦開阡陌而廢井田罷侯置守以要害為先而不復以民田為制魏晉而下因仍不改坐水陸而建都會羣山河而峙城郭民物所聚南畝實遥形勢之地良田益寡至於平土多疇衣食所資則反以為㢊夷不守之地而不知務大抵所重非所本所本非所重先王之制數口之家受田一頃後世邊隅小邑民户不盈

數百則地利安能有盡至名區大郡多至數十萬户則
又安能有數十萬頃之田乎民無常産則本於末業有
天下國家者既不能為之開禁又從因之以規利遂致
不耕之民多於南畝有司者徒知日計之有餘而不知
歲計之不足也古稱一年耕必有三年之蓄謂人皆土
壁也今耒耜之民僅能當天下十之三使歲皆有年則
斯民僅堪糊口設歲有不登所在不免告糴然後知先
王之制所以為社稷生民之計矣後王之治所以有愧

前王者匪惟德教之有虧固亦法制之良也嗟乎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古之天下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之天下豈先王之制唯可行於古而不復可行於後世乎抑亦復之者未得其漸耳捨先王經國之制未易遽復而先王愛民之心詎可弭忘哉後王之治信能一政之設一令之施惟民與田是崇是重則王制雖未必更張而時雍之治豈云難致臣因考九州之制知先王以民田為重故備論於此庶幾按九州之圖則足以見先王之心無

徒論其道里遠近山川夷險而已

五服

陶唐五服據禹貢五服之制九州之内止方五千里而先儒較以有漢廣輪之制全不相侔以謂西漢盛時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而山川所届不出禹貢之域何道理之殊絶也遂致孔穎達之徒有鳥道之說謂禹貢之制據虛空鳥飛徑過而言兩漢之制以人迹所通逶迤曲屈動有倍加此先儒一定之論而臣切以

為不然夫鳥道信為徑通而人迹安能有及抑常討之
王制古者百里當今百有二十一里今謂漢也是禹貢
五千里之制即漢之六千里也況五服之制據方里而
言合以東西四正為據當時堯都平陽正東至東萊之
海才二千八百里正西至張掖之流沙才三千三百里
是僅可以滿五服之制也兩漢九千里之制則以遼東
之海與燉煌之流沙而言也而遼東任東北隅燉煌任
西南隅非其正也夫正方一尺者衺之而度其兩隅則

為尺有四寸而羸則五服之制舉其隅而度之宜其九千里也漢制南北萬五千里者舉朔方日南而言也而禹貢所届正南止及衡山之陽而日南又在衡山之南八千餘里非禹迹所及也至平陽之北不盈千里已為戎狄之地是五服之制唯東西南三方為然北方僅滿二服而已尚何鳥道之云乎則先儒巧傅之説失其據矣嗟乎古先哲王為天下後世之慮何其審也夫九州之地四正雖近四隅實遥非不知舉其隅計其道里之

遠足為大也五服之制乃舉其近而畧其遠何哉葢不欲以一時廣大之名啟後世無厭之欲所以貽孫謀以正也惜乎秦漢以還好大之君以廣斥土宇為功而記録之臣又從而恢張之是豈知堯禹之用心乎嗚乎戒哉

疆域

先王疆域 傳稱黄帝北邑涿鹿唐幽州宋弁之北狄虞世南陟蒼梧宋朝荆湖南路道州寧遠縣非嶺表之蒼

梧也夏禹東巡會稽宋朝兩浙路越州會稽縣然則後世近荒之地皆先王之內封其正朔所加邈焉可知以至高陽之際海裔來同北止幽陵南止交趾西止流沙東止析木萬里廣輪一同文軌疆里所届何其盛歟此秦隋漢唐之君所以務斥大封域糜耗華夏甘心邊夷而无悔者也然徒知先王之盛而不知其所以盛虞夏以前承太古巢穴之餘蠢蠢林林自相君長八紘之中碁布星分畫為萬國其侯邦所履僅能及後世一鄉一

亭漢時六千六百二十二鄉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亭

其勢力最寡弱而易制也故一人表正則萬國葵傾化之所被者益廣則正朔之所際者益宏是以唐虞之時蠻夷猾夏惟明五刑三旬逆命禹已班師非有如後世强寇勁敵拏兵不解而敢與上國抗衡者也然則黄帝舜禹之盛豈有勞於服遠哉抑以為斯民愛戴之厚不敢自逸故遑遑然周恤之耳爰自夏商以降兵革荐興轉相侵侮小國日滅大國益横而車書始難同矣何則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而商湯革命有三千餘國是四百年間轉相吞滅者矣逮夫姬周濅興武王革命封建有加而摠計不踰千八百國是六百年間轉相吞滅又幾半矣故侯邦益大夷狄益强文王之時逓行天討而大邦始畏其力西方則昆夷鼎盛北陲則玁狁獨强交侵中國莫可制禦雖三分天下有二而亦不過命將帥以守衛中國而已自時厥後中國土宇滋蹙而夷狄寖强江浙之間已為文身斷髮之鄉朝聘盟會

未始通於上國於會稽蒼梧何有哉故堯舜之教遠曁朔南文王之化近行江漢周公體國經野而舜禹陟方之地有在蠻服之外夫黄帝高陽唐堯虞舜夏禹文王周公皆古聖人也其君國澤民之道豈相反戾抑亦時或不侔耳使其易地詎不皆然則後王之時所以不及古先哲王之盛者匪惟德之不宏固亦勢有不可也而秦漢以還好大喜功之君窮誅遠討惟日不足極唐虞聲教所曁悉為郡縣而猶以為未也噫何元元之不幸

也歟文王周公之道果若是乎使黃帝高陽舜禹復生於斯詎若是之勞民嗟乎黃帝登空峒宋朝鎮戎之境內虞舜陟蒼梧夏禹巡會稽非不勤遠也秦始皇登之罘山宋朝萊州之文登縣漢武帝登單于臺宋朝雲中府之西北隋煬帝幸鴈門宋朝代州亦非不勤遠也然先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德教有所不被故焦心勞思雖終老而無辭後王之所以勤於遠者恐其威武有所不加故勞民盡國雖敗亡而無悔此古今相去所以

殊絕也故臣謂其觀先王幅員之廣則足以知其德觀後王封域之大則足以知其暴能原先王之用心而弗泥其跡則可與言化矣

西漢疆域髙恵文景之時天下甫安四夷鼎盛匈奴侵盜河南宋朝陜西路化外州尉陀竊據南越宋朝廣南西路閩越王猶保閩中宋朝福建路也中國疆域南北纔五千里東西又且不及三代以還一王封域未有儉於此也而當時天下無事治幾刑措後世莫及逮夫武

帝末年四陲之地舉皆開拓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五千里開闢以來一王疆里至此為盛而當時海内虛耗戶口減半後世未有取也王莽之亂百姓謳吟思仰漢德故劉氏復起天下響應史臣以謂高祖孝文之仁德結於斯人也深故光武成功若此其易彼漢皇基業恢宏如此曾何補於後世夫然後知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王斯言不誣矣

羣書考索續集卷四十八